

朗读版

少女红书系

少女的红围巾

程玮 / 著

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获奖作家书系



南京大学出版社

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获奖作家书系



少女红书系



程玮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少女的红围巾 / 程玮著. -- 南京 :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5.10 (2016.1重印)
(少女红书系)
ISBN 978-7-305-15796-7

I. ①少… II. ①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01489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22号 邮 编 210093
出版人 金鑫荣
项目人 石磊
项目统筹 刘红颖

丛 书 名 少女红书系
书 名 少女的红围巾
著 者 程 玮
责任编辑 胡亚玲 徐 斌 刘红颖
责任校对 谈 悠
装帧设计 王振德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60×840 1/32 印张 8 字数 180千
版 次 2015年10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2次印刷
ISBN 978-7-305-15796-7
定 价 24.00元

网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号: njupress
销售咨询热线: (025) 83594756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床前明月光· 1

第二章 梦中的橄榄树· 33

第三章 寻找同行的人· 67

第四章 破碎的梦· 99

第五章 在夜色的翅膀下· 127

第六章 今夜无眠· 151

第七章 身边的风景· 181

第八章 又是床前明月光· 207


尾 声 飘扬的红围巾· 239

蓦然回首

——写在《少女的红围巾》后面· 245

第一章

床前明月光



床前明月光，
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唐·李白《静夜思》

1

傍晚时分，雨儿踏上了德国的土地。

经历了近十个小时的飞行以后，雨儿下飞机的时候有点晕头转向。下了飞机她做的第一件事是站到显示航班时刻的大屏幕下，研究一下飞回中国的航班是什么时候起飞。好像一个没出息的士兵，还没出征，先把退路研究清楚。一脸的不争气。

过海关的时候倒没什么周折。海关的官员看了她一眼，就让她护照上敲了个章，什么也没问。雨儿白白准备了一大堆对付海关官员的德语会话，感觉上是既冤枉又庆幸。她在行李传送带前发了很久的呆，她的大箱子在她眼皮底下来来回回转了好几个圈，她居然就是没认出来。

在推着行李车走出海关时，她想如果现在在外面没人接她，她立马找棵歪脖子树，就地吊死，一步路也不多走。她可没有上个世纪老一辈留学生那种可歌可泣的创业精神。她是来念书的，不是来创业的。就是真的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她也决不会去中国饭店洗盘子什么的。她给自己规定了底线，超越底线的事情她决不去做。

当然，外面还是有人接她的。

——雨儿，我会戴一条红色的围巾来接你。

最后一次网上交谈时于阡阿姨说过。

于阡打字飞快，雨儿常常还没有读完，新的一行字就又过来了，雨儿因此推想她比较聪明。在应该显示她照片的格子里，闪动着一条红围巾，这又让雨儿有第二个推想，她想于阡一定美丽而且浪漫。她想象于阡穿着深色西服裙，优雅地抱着文件夹，用神秘的东方微笑和温和锐利的语言，在西方世界一路向对手杀过去，杀得洋鬼子一片人仰马翻，还滴血不流。

雨儿对这样的女人心驰神往。还没有见面，心里已经崇拜无比。

刚刚走出机场，雨儿就看见一个东方女人穿过熙熙攘攘迎送的人群，款款地向自己走过来。在人高马大的德国人里，她娇小苗条的个头非常显眼。她的头发像女学生一样直直地随意地披散在肩上。她的脖子上松松地挽了一条质地轻柔的红围巾，那鲜艳的红色随着她的行走在曲线优美的胸前柔软地前后左右飘飞着，竟然一路牵动了很多的目光。

当她走到雨儿面前时，雨儿还在发呆。她一直以为于阡属于那种成熟、美丽、锋芒毕露的职业女性，却没有料想到，于阡竟然保持着一种纯净如水的学生气质，就好像昨天刚刚离开大学校园似的。老爸老妈对她的婚姻状况不了解，猜想她这么些年可能还是单身。很难想象她这样一个女人是怎么独自一人在西方张牙舞爪的男人世界里杀出一片天地来的，也很难想象这样一个优秀的女人竟然会一直独身。这个女人从头到脚散发出一种美丽的神秘气息，让雨儿心里的崇拜又增加了一分。

“哈罗！”雨儿推着行李车迎过去。她让自己也走出一点从容成熟的风度来，不像那种第一次出门的妈妈的好宝宝，在异国他乡看到一个阿姨就恨不得想扑进人家怀里去撒娇。

于阡的脸上展开一个淡淡的微笑，很有分寸，并没有显出喜出望外的样子，好像她每天都从机场接一个雨儿这样的小东西回家似的。她没有像老妈那种年纪的女人一样拉住雨儿的手大呼小叫，甚至没有像雨儿想象的那样给她一个热情的拥抱。在雨儿走近的一刹那，她迅速地把雨儿从头到脚扫视了一遍。她做得一点也不动声色，她的眼睛清澈明亮，灵光闪动。

“你好，雨儿！”她没有帮雨儿推行李车，甚至连客气一下的表示也没有，只是简单招呼了一声，和她一起并肩往外走。

被这样一个女人冷落，尽管是那种不露痕迹的冷落，让雨儿心里很失落。她不想立马颠颠地跟着走，先稳一稳阵脚，停住脚步，把手腕上的表摘下来：“于阡阿姨，现在德国几点？”

“叫我于阡。”她还是很简短地说，迅速地看了下自己的表，“现在晚上八点半，这里在夏天跟国内的时差是六个小时。”

雨儿把指针拨到德国时间，说：“哦，中国已经很晚了。”心里有点刻薄地想，以后记住叫她于阡姐姐，说不定她会很开心，这种半老不老的女人都喜欢装嫩，看到本小姐这样青春焕发的小姑娘还嫉妒得慌！

一路上两人基本没怎么说话。于阡不像老妈那种类型的知识妇女，一有机会就跟年轻人张家长李家短地套近乎，假装没有代

沟的样子。她连这方面的尝试都不做。如果她不是太冷血，就是还太学生气。说实在的，雨儿一直很烦老妈这样的唠叨，但于阡的沉默却让她很不习惯。人家不远万里地飞过来，你问问人家路上的情况也是应该的嘛，一脸不重视的样子。在家的时候雨儿怕大人唠叨，现在没人唠叨了，居然还空虚，真有病啊！雨儿接着宽宏大量地想，她不是自己的父母，不能对她要求太高。

车子里浮动着一一种淡淡的香水气，没有放音乐，因此显得更加安静。于阡静静地开着车，迎面闪过的车灯把她的眼睛照得骤然发亮，又骤然黯淡无光，看上去有点神秘莫测。马路上车来车往，却听不到一点杂乱的声音，感觉上像是一部无声电影。

这样的静默让雨儿很犯困，还没几分钟，她就忍不住打了个很响的哈欠。

于阡侧脸看了她一眼，微微笑着谴责地说：“一个女孩子别这么打哈欠，知道吗，不雅！”

一开口居然就说教，好像雨儿很欠家教的样子。雨儿有点郁闷，她在飞机上根本没睡好。她坐的是过道，里座的一个胖女人一会儿就要出去一趟，真把雨儿弄得烦死了。十多个小时没睡觉，她随便打个哈欠还嫌响。

上个世纪的留学生第一次走出国门，踏上陌生国度的欣喜和惊诧，雨儿现在一丁点儿都体会不到。在恶补德语的时候，德国老师给他们放过很多德国的视频，也给他们看过德国风光的画册。雨儿心里觉得跟这片土地已经是老熟人了，看到什么都见怪不怪。

雨儿一直向往离开父母，出去经历一番。如果能让她自己

选择的话，她会去法国，或者是英国。去法国是因为她爱读《小王子》，去英国是因为她爱读《哈利·波特》。只是因为于阡阿姨，爸爸妈妈把她送到了德国。德国，听起来有点一本正经的感觉。当然德国有歌德还有贝多芬，但那些死了几百年的人物让雨儿一点亲近感也没有。总之，在到德国这件事情上，她从头到脚是个被动挨打的角色。

雨儿东想西想的，不知怎么就睡了，直到于阡把她推醒。

“到了！”于阡简单地说。

雨儿这才发现，车子停在一座被绿树包围起来的白楼前面。这座楼不高，但看上去非常古典，黑暗中的花园树影憧憧，幽深空旷。大门旁的两根柱子是两个女性雕塑，她们半裸着丰满健壮的胸部，姿态优雅地挺立着。灯光透过绿树婆婆斑驳地射过来，有一种温柔宁静和很贵族的感觉。

这是一栋公寓楼，于阡住在楼的最顶层。雨儿记得在一本介绍德国的书里看到，这叫penthouse，高高在上，是单身贵族喜欢住的地方。

门厅和楼梯是白色的大理石，白得有点不可一世。想象得出，一百多年以前，那些贵族女人在这里长裙曳地、飘然而行的情景。雨儿倒也是看过几本欧洲经典的，看到这样的环境心里竟然有几分欢喜。

她们来回搬了两趟，才把雨儿的大小行李搬进窄小的雕花木头的电梯。装行李的时候，老妈把春夏秋冬的衣服一起打包装进箱子里，大有要把雨儿当水彻底泼出去的意思。

好像对电梯的窄小很抱歉，于阡解释说：“在德国，一百多年的房子都是这样的小电梯。”

“一百多年？”雨儿吃了一惊，“在中国就是文物了，要买门票才能进来了。”说完自己先笑起来。

于阡也笑了。她把电梯门关上，按了顶楼，电梯咯噔了一下，就开始缓缓地向上去。

于阡和雨儿面对面靠得很近。她们的个头差不多，因此互相平视着。两个人都没说什么，也没有避开眼睛，好像彼此都想往对方的心里看，可是彼此都看不进去。雨儿先把目光挪开了，在优雅的美女面前她有些自卑，她突然觉得自己的衣服不合适，发型也不妥当，总之，哪里哪里都有点问题，就像丑小鸭站在天鹅旁边一样。

电梯缓慢地向上升着，发出单调而有节奏的机械声。雨儿第一次坐这么古典的电梯，心里竟然有点紧张。

于阡突然说：“雨儿，你长得不像你爸爸。”

雨儿笑一笑，不知道说什么好。她知道于阡是老爸的学生，她也知道于阡是冲着老爸的面子才为她做这一切的。她这样的比较让雨儿有了一种亲密感，毕竟她们有一个共同认识的人。

这时候电梯突然咯噔一声停了下来，把雨儿惊了一下。在电梯门打开的时候，雨儿缓过气来，这才回答说：“对不起，这不是我的错。”

于阡也笑了，眼睛亮晶晶的：“这也不是错。”

进门就可以看出于阡果然还是一个单身贵族，一个人住着一

套很大的复式公寓。客厅是一个红白相间的世界，白色的地毯上是绯红的沙发和睡榻；白色的大理石壁炉架上摆放着红色的玻璃饰品；白色的天花板上雕刻着半浮雕的葡萄藤叶，显示出一百多年前德意志的强盛和辉煌。

壁炉的上方挂着一幅油画，画上是—座峻峭挺拔的雪峰，在被夕阳映红的天幕上散发出一种神奇而美丽的光芒。雨儿觉得心的某个地方被触动了一下。

“珠穆朗玛峰。”于阡站到雨儿的身后说，“这是我一生中想去的地方。”

“为什么是那里呢？”雨儿不解地问。

“小学的时候听老师讲过，那是离天空最近的地方，心里就有了一种向往。”于阡安静地说。

“那你为什么不去呢。现在去西藏一点也不困难。”雨儿说。

于阡轻轻地笑了笑：“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是说去就能去的，需要一种心境。”

雨儿把嘴巴闭了起来。她想心境的事真是很奢侈，从小到大，她做什么事情是听从自己的心境的呢？好像还没有过。

于阡的睡房在楼上，雨儿的睡房在楼下。雨儿的房间不大，但有单独的卫生间，这一点让雨儿很满意。

雨儿开门进去，见床单和被套都是清清爽爽的白色，在灯光下白得耀眼，心里就有几分喜欢。房间里还有网线，更加让她心花怒放。她虽然不是个网虫，但没有网的日子她是没法过的。

雨儿放下行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笔记本电脑，接上网

线，果然见妈妈在网上等她。

——我到了。

雨儿打过去。

——太好了，我们很挂念你。

妈妈写过来。

雨儿打过去一个嘲笑的表情。心里想，又来套近乎了。

——快睡吧，问于阡阿姨好。

妈妈又写过来。

雨儿也确实累了，她打了个再见的图像过去，就下了线。心里说，人家不让叫阿姨，自作多情呢！

梁栖和娅娅都不在网上，在机场给雨儿送行时，她们说晚上要看连续剧搞通宵。过几个星期就要开学了，她们的好日子快到头了，现在有点垂死挣扎的悲壮。

于阡站在门口轻轻地咳嗽了一声：“对不起，雨儿，我做了些意大利面条，你想跟我一起吃吗？”

光是意大利面条这几个字，已经把雨儿的肠胃灌饱。她连连摇头说：“我在飞机上吃得很饱。我想睡了，晚安，于阡阿……”她顿了一下，随即改口说，“于阡姐。”

于阡淡淡地一笑，眼睛朦胧了一下：“叫我于阡，晚安。顺便说一句，雨儿，在你找到自己合适的住房以前，欢迎你住在这里。”

对于阡来说，这或许是一句很有人情的话。但对于万里迢迢专门来投奔她的雨儿来说，听起来有一种很生分、一种划清界线的感觉，还好像有一种委婉的提醒，让她不要在这里赖得太久。

雨儿的心一下落到了冰点，恨不得连跳楼的心思都有。她礼貌地向于阡道了晚安，在于阡身后轻轻关上了房门。

当然啦，不能跟于阡一般计较，于阡已经不是中国人了，不能用中国人的思维去要求她。如果在中国，走在马路上随便拽一个人在这种情势下都会说：孩子，你住下去吧，想住多久就多久。这么说，让人听起来心里热乎乎的，就是明天被赶出门去，心里也领情了。再说，她本来也没打算在这里赖多久，说好了是过渡，安顿下来以后去申请学生宿舍或者去跟人合住的。

雨儿站到窗前，一弯银白的新月悬挂在异国深蓝的天空，看上去像一瓣清秀的兰花。她心里响起那个唐代诗人对月亮的千古绝唱，心里突然升起一种没有由来的悲伤。她把头靠在窗上，心里明白，从这一刻起，她也是那个远离父母、远离家乡，在明月中低头思念故乡的游子了。

2

“来，孩子，你跟我走。”

月色朦胧中，她又听到了那个温和的声音。已经很久没有在梦中听到这个声音了，她几乎以为自己已经把它忘了。

她看见自己被一只温暖的手牵引着，轻轻走进了教室。

她那个时候十四岁，正在长身体，所以裤腿总是短了一截。她穿着改小的母亲的衣服，看上去比实际年龄成熟很多。

在那只温暖的手牵引下，她第一次堂堂正正地走进了教室。

当时的乡村很穷。教室是茅草顶的土坯房，窗子上也没有

玻璃，用透明的塑料纸挡着。塑料纸很多地方已经破了，冬天的风从袒裸的土地上肆无忌惮地吹进来，带着干燥寒冷的泥土的气息。

她每天都要把八岁的弟弟送到学校。弟弟是家里的命根子，所以家里让他天天走十多里路去上学。弟弟又是个淘气包，地头的蚰蚰和草尖上的小虫对他的吸引力都比学校大，所以家里让她天天送弟弟去上学，不让弟弟随便跷课。把弟弟送到学校后，她就要往家赶。她要做的事情很多，她要管家里的菜地，要管家里的两头猪和一群鸡，要做饭，到了中午还要给弟弟把饭送过去。在这来来去去的奔波中，她总是给自己寻找一点理由，到了学校就站在某个窗口听一会儿老师的讲课。她什么都听，有的能听懂，有的不能听懂。听懂，听不懂，她都很喜欢，只因为听课这件事本身，就让她欢喜。

那天给弟弟送过饭，她走到操场上，正在想去哪个窗口看看，迎面走过来弟弟的语文老师。她认得他，他是城里来的知青，戴一副宽边的眼镜，说话的声音很温和。他姓江，村里的人叫他小江老师。他那年二十四岁，已经来到村里五年。他是村里文化程度最高的人，村里的人都对他很敬重，红白喜事吃酒席的时候，他总是坐在首席，和村长平起平坐。

“来，你跟我走。”江老师温和地对她说。他拉起了她的手。

江老师把她带回弟弟的教室。弟弟正把煎饼套在手指上忽悠悠地转着玩，见她进来了，嘴巴张得能塞进个鸡蛋。

江老师把她领到黑板前，说：“我注意了你好久，我知道你

想念书，以后你每天来送饭，我就教你几个字。”

突如其来的喜悦像响雷一样把她震得稀里糊涂，她呆呆地看着宽边眼镜，一时没有反应。

江老师的手高高举起来，手里拿着一截雪白的粉笔，他用粉笔轻击了几下黑板，好像在思索，然后很快地，黑板上写出很大的五个字：

床前明月光

这是她一生都不会忘记的时刻，很多年以后她还认为，这也是她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那样的一种喜出望外，她后来再没有经历过。

冬天凌厉的风低低呼啸着，从窗户的破洞里吹进来。冬日苍白的阳光淡淡地照着黑板上那五个字。这一刻世界上一定在发生很多事情，有生，也有死，有的地方和平，有的地方战争，但没有一件比得上眼前的这件事情。她小小的心跳得很急，喉咙口堵得一时发不出声音。

江老师指点着，大声地读着：

“床前明月光。”

虽然不完全明白那含意，她努力让自己重复着：

“床前明月光。”

教室里的吵闹声立刻消失了，吃饭和玩闹的学生们吃惊而安静地看着黑板前面一高一矮的两个人。这样的教课，他们还是第一次看见。

很多年以后她才意识到，在这个时候，她从命运为她画定的圆圈中走出了第一步。她以后会走得很远，远得令所有人，也令她自己吃惊。

3

因为时间差，雨儿晚上睡得很不安稳。

在半醒半睡的时候，她梦到画上那座晶莹无瑕的雪山，优雅挺拔，在蓝天下泛出淡淡的蔷薇色。她站在山脚下，用力仰起头，看着白色的山顶。在她的身边还站着一个女孩子，不是她的同学娅娅，也不是梁栖，是一个她根本不认识的女孩子。

那女孩子指着山顶说：“雨儿，看山上！”

山顶上隐隐闪现着一抹鲜艳的红色，那红色一会儿近，一会儿远，像一头奔跑的神鹿，又像一片飘飞的浮云。就在雨儿即将够到的一瞬间，那片红色突然腾空而起，在天空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雨儿惊了一下，睁开眼睛，窗外已经是黎明，有只隐藏在大树深处的小鸟在响亮而孤独地啼叫着，门缝里飘进来一阵浓郁的咖啡香气。于阡已经起来，能隐隐听到她在外面来回走动的声音。

雨儿迷迷糊糊地想，到德国的第一天不能睡懒觉，她是在人家做客，可不比在自己家里。她下了很大决心才爬起来，刚开门出去，迎面碰上整装待发的于阡。